二十多年的感情,我到底败给了什么?

去年,我离婚了。前夫明远净身出户,留给我一套房子、一个刚上大学的儿子。旁人都说我该知足,可我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:我这么能干,他为什么不要我了?

倾诉:敏华
性别:女
年龄:46岁
学历:本科
职业:职员
采写:记者黄兰芬
时间:11月1日

A 不远千里奔向他

明远是我大学同学,当初为了跟着他,我从北方到南方,跨越两千多公里。我妈在站台上抹眼泪,说你这丫头犟,将来吃亏了别回来哭。我说不会的,他对我很好。

刚结婚那几年,我们生活拮据,租的是城中村的房子,一楼,墙皮往下掉渣,梅雨天被子摸着是湿润的。我在小公司做会计,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元。他在厂里做技术员,一个月三千多元。两个人吃一碗牛肉面,他把肉都挑给我,说自己不爱吃。那时候我觉得,自己嫁对了人。

那以后,我通过不断地考证和跳槽,从会计做到财务主管、项目负责人,一个月薪资两万多元,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三万元。明远还在老厂做技术员,工资从三千多元涨到六千多元。我让他考个证,或者换个工作。他说人各有命,挣那么多钱干什么。我说咱们攒点钱换个大点的房子,他说房子能住就行。我说儿子要上补习班,他说不上也能考上好大学。

后来我就不说了。我一个人做项目、加班、出差,换了房子,给儿子换了好学校。上班日,明远每天六点下班,回来吃完饭就看电视;休息日,他就约朋友去钓鱼。家里的米放在哪儿,他不知道。

我婆婆身体不好,我每月寄两千元回去。家里的大小事情,明远很少操心,大多是我在张罗。

他越来越不爱回家。先是加班,后来是住厂里宿舍,再后来,连招呼都不打,三四天见不着人。我打电话问他,他说忙。我说忙什么,他说你别管了。我管不了他,也不想和他争吵,因为儿子正上高中,我怕影响孩子学习。

去年,儿子考上大学。我跟他说,孩子去学校了,家里就剩咱俩,你别天天在外头了,回来住吧。他看了我一眼,说回来干什么。

一个月后,他电话里跟我说:敏华,我们离了吧?

讲述您的故事
倾听您的心声
记者电话:
18164142920

B 离婚像拔一颗烂牙

我问他,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了,为什么现在要和我分开?他说,他对我早就没感情了。

我不同意,在家里大吵大闹,摔过碗、砸过电视遥控器、骂他没良心,他无动于衷,就那么看着我,像看一个陌生人发疯。

闹了三个月,他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。上面写着,他净身出户,房子、存款都归我,外头欠的二十多万元他自己还。他说,这几年他跟朋友倒腾设备,又搞过两个小项目,赔了,利滚利滚成了这些。

记得那天去民政局。他开车来接我,我坐在后座,一路上谁也没说话。到了地方,办事人员问我们考虑好了吗,他说考虑好了。我看着他的侧脸,突然感觉他十分陌生。冷静期三十天,我打电话骂他,去他厂里堵他,把我通讯录里他的亲朋好友全找了一遍,就想问出个"所以然"来。但是,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

冷静期过了,我们又来到民政局。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同一个问题,他干脆地说:"离。"我抖着手,签了字。

出了门,他给我鞠了一躬,然后说:"敏华,对不住了。"最后,他开车走了。我站在马路边上,手里攥着离婚证,浑身哆嗦。

离婚像拔一颗烂牙。拔的时候,满嘴都是血。麻药过去,我感觉浑身疼。牙床空出一个洞,十分不习惯,舌头总忍不住去舔。

C 咽不下那口气

离婚后,我整宿整宿睡不着,不到一个月瘦了十斤。一闲下来,我就在想:我挣钱比他多,我顾家比他多,我对他爸妈比他上心,我长得也不难看,他为什么要和我离婚?

我给他打电话,他不接。我去他厂里找他,他同事说他辞职了,不知道他去向。我找我们共同的朋友打听,人家支支吾吾。

去年过年,我没回老家。我妈打电话问我怎么不回来,我以工作忙为由搪塞过去。挂了电话,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,看着窗户外头人家放烟花,心想我当初义无反顾跑到南方来,现在连老家都回不去,我图什么。

我在微信上给他发消息,一条接一条,全是骂他的话,骂他骗了我二十多年的感情,骂他没有担当……他不回,我就给他打电话,响一声挂掉,接着再打再挂掉。他后来把我拉黑了。

我去找他妈。老太太正在楼下跟人打麻将,见我来了,脸上挂不住,把我拉到一边。老太太对我说:"敏华,他打小就倔,他不想过了,你把他拴在裤腰带上也没用。"说完,老太太从兜里掏出几百元,让我新年买件新衣服。我没收,转身走了。

看我这样,他一个发小不忍心,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说:"嫂子,你别闹了。明远跟我说了,他这些年在家抬不起头。你挣钱多,他觉得自己没用,越这么想越不想回家。"

听完,我更生气了。我们离婚,在外人看来,原因在我身上。

年后我照常上班。同事不知道我离婚了。中午吃饭时,大家有说有笑,我也跟着笑,笑完回工位接着干活。下班回家,空荡荡的屋子,我连灯都不想开,摸黑坐着,坐够了洗漱睡觉,睡醒了接着上班。

有天晚上,我又失眠了,翻看手机相册,翻到刚结婚那几年拍的照片。照片里明远穿着件旧夹克,站出租屋门口,咧着嘴笑,牙特别白。那时候,他每天下班回来,一推门先喊一声"敏华我回来了"。现在,家里变得十分安静。
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,最后把它删了。

日子还得过。我该上班上班,该吃饭吃饭。儿子打电话给我,我高高兴兴地接听。朋友给我介绍对象,我也正常地去见面。

至于明远,他在哪儿?为什么非要离开我?我还没有找到答案。也许有一天我不再找寻答案。 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记者手记 客观看待自己的不安和恐惧

敏华反复追问的那句"我这么能干,他凭什么不要我了",表面是不甘,深层暴露出一种不安:她把二十多年的付出,默认为被爱的依据。婚姻破裂,她便感到自我价值被否定。

她反复想:我是否不够好?外人是否认为原因在我?当初远嫁是否全盘皆错?这些不安与恐惧,在她那里,比离婚证更为沉重。

客观而言,明远的离开不能简单归结为"敏华太能干"。他与敏华之间的收入差距,让他感到自卑。越自卑越逃避,这是他的困境。他以长期不回家和离婚来应对,这是他的选择。

敏华若将"他为什么不要我"反复咀嚼,便等于把自我评价权交给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敏华的"意难平",可能不是她仍深爱对方,而是不甘心二十多年的付出换来一句"对不住了",不甘心自己扛起一个家却被外人归因"太强势"。

敏华应与"意难平"讲和。这并非强行原谅,也不是否认痛苦。首先应承认,我确实委屈,确实恐惧,确实不甘。其次要分清,婚姻失败说明关系不匹配,并不等于个人失败。再次应把问题从"他为什么不要我"转向"我今后如何生活"。敏华删掉旧照片、照常上班、正常相亲,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希望敏华放下执念,过好往后的每一天。